

马焯荣 马弦◎著

坐标比较文学及其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南省文艺创作扶助基金资助出版

坐标比较文学及其他

马焯荣 马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坐标比较文学及其他 / 马焯荣, 马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1-6919-3

I. ①坐… II. ①马…②马…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071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本书原名《梦湖比较文论》，2002年7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初版。本社此次再版，除增加个别文章外，其余内容一概如旧。

本社谨启

中国学派的拓荒者（代序）

何云波

自比较文学诞生以来，关于这个学科的危机之说就从来没有断绝过。时至今日，随着比较文学的不断扩张，无所不包，“无边的比较文学”导致新一轮的“比较文学危机论”不绝于耳。有的人由此提出比较文学需要回到法国学派，才有出路；有的却认为，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恰恰是来自美国学派在冲破法国学派的种种限制，即从“影响研究”扩大到“平行研究”，突破了国别文学之间的“事实性联系”的界线后，自己又设置了许多人为的樊篱，诸如对比较文学的“系统性”、“文学性”、“跨文化”的限制。中国学派的目标则是冲破美国学派为比较文学设置的新的包围圈，拓展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像湖南的前辈学者马焯荣先生，则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泛比较文学论”的主张，即将同一语种、同一国别、同一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也纳入到比较文学的范畴中来。如此截然不同的种种主张，只能说明比较文学这个已经不算年轻的学科，还处在成长的过程中。按照巴赫金的理论，“完成”意味着封闭、僵化，“未完成”反而是人与世界的一种积极状态，意味着种种变化、新生与发展的可能性。如此看来，围绕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未来的种种“焦虑”也就大可不必了。

如果说今天有人把媒介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称作泛比较文学，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马焯荣就提出了他的“泛比较文学”观。1986年，他即在《江汉论坛》第1期上发表了《世界比较文学与民族比较文学》一文，指出世界文学的系统是由各民族文学的传统影响和相互影响两大基因结构而成的，一切文学都必须依附于一定的时代、国别、民族和语种，世界比

较文学的任务，就是要探讨上述四个层次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影响。1994年，他又在《理论与创作》第1期《泛比较文学与坐标比较法》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正式提出了“泛比较文学”的概念，并且将这种研究称为“坐标比较法”，或曰“古今中外比较法”。

马焯荣先生指出，所谓“泛比较文学”，就是包容一切文学比较因素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先有理论构想后有实际研究，也不是存心要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相抗衡，而是源于文学研究的实践。马先生谈到，事情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他做朱自清研究，发现朱自清散文的语言中，既有地道的北京话因素，又有“五四”时代新文学语言共有的欧化倾向，通过对朱自清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便出现了两段运用比较方法写成的文字：

朱自清的散文语言以北京口语为基本材料，又有所创新。他喜欢“不欧化的口语”，但也不是绝对排斥欧化。……在他自己的散文语言里，正是有选择地有限度地注入了欧化的新因素。西欧语言有两大特点，一是在构词法上利用不同词尾改变词性；二是在句法上倒装。朱自清将西欧语言的这两个特点审慎地引入自己的散文语言，既保持了汉语的特性，又增加了语言的新鲜感。

——《论朱自清的散文》

如果把老舍和朱自清的文学语言，试作一番比较对照，将是饶有兴味的事。他们都是以北京话作为基本语言材料，都借鉴了英语表达方式，但两家的语言风格又大异其趣。朱长于叠字而老善于对仗；朱好用介词结构倒装的英语表达方式，而老则广泛使用定语后置、状语提前或后置、复句倒装，以及独立成分灵活穿插等多种多样的英语表达方式。

——《老舍文学语言的土与洋》

这两段文字，如果按照通行的比较文学理论的标准来划分，前一段属于比较文学，后一段恐怕只能叫文学比较了。而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中，每一个伟大作家，都生活在一个时空交叉点上，他既受本国前辈作家的影响

并影响后辈作家，又不断地在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同时也可能影响后来的外国作家，这两者紧密交融。而世界文学本身也像一张网，“各时代的各民族文学的传统影响构成经线，同时代的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好比纬线，那么古今中外的每一个作家，都是这张巨网上的一个小小的网眼。作为网眼的每一个作家，都处在经纬交错、彼此影响的巨网上”。文学史便是一个纵横坐标系，纵向的发展与横向的影响，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

面对这样一个系统，便需要从古今中外各个角度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观照，马焯荣先生由此提出：“要多层次、全方位地了解每一个中国的现当代作家，既不能离开不同语种、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的比较，也不能离开同一语种、同一国别、同一民族的文学之间的比较。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多层次、全方位地认识我的研究对象。因此，我要比较文学，也要文学比较。只有双管齐下，比翼双飞，才能达到我的目标。”而“囿于一隅，守定一派的治学方法”，无异于“作茧自缚，作法自毙”。

显然，这里存在着学科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之间的矛盾。从学科角度来说，它必须划定一定的边界，这是一个学科得以独立存在的基础。而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有些东西又是不可分割的。正像在同一个论题里讨论鲁迅与中外文学传统的关系，你很难把“中、外”割裂开来，并由此断定：鲁迅与外国文学传统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而鲁迅与中国文学传统关系的部分，则需要从“比较文学”中剔除出去。马焯荣先生正是基于他的文学研究实践，而提出了他的“泛比较文学”理论。

由此，所谓的“正名”，有时并不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不过出于一种学科划界的“门户之见”。美国学者厄尔·迈纳说：“那种认为比较研究只能限定在两种文学（或两国语言）以上范围的看法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偏见，不是合乎逻辑的科学推论。例如，我们没有理由把中世纪英国文学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的影响问题排斥在比较研究之外；又例如，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崇尚古风，也完全可以在本身范围内找到许多比较研究的理想课题。”中国学者朱维之先生也认为：“我们一向主张看问题要全面，反对片面性。我们认为‘比较文学’就是用比较方法研究文学，既可以是国与国之间的文学比较，又可以是国内外各民族之间、时代之间、流派之

间、作家之间和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这些主张，在学科“正名”的过程中，也就慢慢被人遗忘了。其实，学科之分，不过是近代知识分类不断细化的产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庄子的时代，你是很难用某一个“家”来概括他们的，一部《论语》，你也很难说清楚它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著作，还是教育学、文学理论著作。同时，你也不会因为古代某部著作难以归类而否定它本身的价值。近代以来，学科林立，各自为政，一级学科下面还分出二级、三级学科之类，除了方便大家对号入座，利益均沾，其实就研究本身而言，并无太大意义。而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乃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趋势。比较文学的繁荣，也正是借助于学科“交叉性”的特点。由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多做点实际的研究，而无须过于急切地画地为牢，人为地订出种种理论规范。

（说明：本文原题《比较文学：越界与融通——兼评马焯荣先生的“泛比较文学论”》，原载2007年第1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经作者删节，刊载于此。）

〔作者简介〕何云波：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次

第一辑	关于坐标比较文学之理论思考	(1)
	泛比较文学与坐标比较法	(1)
	附录：乐黛云致马焯荣	(6)
	世界比较文学与民族比较文学	(7)
	关于田汉创作的思考	(16)
	一个古今中外派	(24)
第二辑	坐标比较文学研究	(27)
	老舍创作系统一瞥	(27)
	老舍创作的忆旧心理特征	(39)
	老舍文学语言的土与洋	(48)
	论老舍小说的土洋化合（上）	(70)
	论老舍小说的土洋化合（下）	(84)
	《四世同堂》与欧洲文学	(102)
	论老舍话剧的“小社会”结构	(116)
	论老舍喜剧的“新试验”	(125)
	土洋化合的戏剧	(139)
第三辑	平行比较文学研究	(147)
	科场·沙场·情场	(147)
	笠翁莎翁喜剧对读	(165)
	（一）绪论	(166)

(二) 浪漫喜剧	(177)
(三) 爱情美学	(199)
(四) 婚姻制度	(228)
(五) 凰求凤	(246)
(六) 大团圆	(256)
(七) 交叉误会	(265)
(八) 偶数思维	(271)
假定性与开放型	(285)
传奇色彩与科诨艺术	(294)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	(301)
论“莎味”与“中国化”之争	(307)

特别说明：原书《梦湖比较文论》的目次和书芯，都是平行比较文学研究排在前，坐标比较文学研究排在后。再版书的目次将坐标比较文学排在前，书芯中的文本次序亦作了相应调整。原书目次中有一组“田汉创作与古今中外”的论文目录，因书芯中未收入本文，故再版书目次中亦未收入。

第一辑 关于坐标比较文学之理论思考

泛比较文学与坐标比较法

所谓“泛比较文学”，指的是包容一切文学比较因素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作为文学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开始在中国大地复苏。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的创立，是这一学科在今日中国成为显学的第一个标志。从那以后的一个时期，“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问题，一度成为学人们争论的热点，归纳起来，大致得出以下一些共识：

比较文学是不同语种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是不同国别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

同时也取得了以下的一致意见：

同一语种、同一国别、同一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只能叫做文学比较。

因此，我自新时期以来运用比较方法所写的文学论著，便是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兼容并包的文学研究。文成法立，名随实赋，所以这些文章应当称之为“泛比较文学”。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十年，是我从事泛比较文学研究试验的十年。

事情得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说起。1977 年秋，“文革”结束后的头一年，我对朱自清散文产生了兴趣。大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天天泡在湖

南图书馆阅览室里研读朱自清。为了从多层面掌握朱自清散文语言的特点，我发现朱的散文语言不仅如他本人说的是北京话，而且也有他那个时代——“五四”时代新文学语言共有的欧化倾向。这一倾向体现在朱自清散文语言中，就是对某些英语表达方式的“拿来主义”。为了准确了解朱自清散文的艺术个性，我同时研读了朱自清的同时代同语种的若干同辈作家。基于上述研究的结果，在我后来写成和发表的论现代作家的一些论文中，便出现了以下两段运用比较方法写成的文字：

（一）朱自清的散文语言以北京口语为基本材料，又有所创新。他喜欢“不欧化的口语”，但也不是绝对排斥欧化。他在《语文拾零》和《经典常谈》等书中多次指出：汉语的欧化是个“自然的趋势”，是避免不了的。不过他反对欧化的“过度”。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果不吸收其他民族语言中对于自己有益的成分，是不可能发展和日益丰富的。朱自清主张有选择地和有限度地向外国语言学习。在他自己的散文语言里，正是有选择地有限度地注入了欧化的新因素。西欧语言有两大特点，一是在构词法上利用不同词尾改变词性；二是在句法上倒装。朱自清将西欧语言的这两个特点审慎地引入自己的散文语言，既保持了汉语的特性，又增加了语言的新鲜感。

——摘自《论朱自清的散文》

（二）如果把老舍和朱自清的文学语言，试作一番比较对照，将是饶有兴味的事。他们都是以北京话作为基本语言材料，都借鉴了英语表达方式，但两家的语言风格又大异其趣。朱长于叠字而老善于对仗；朱好用介词结构倒装的英语表达方式，而老则广泛使用定语后置、状语提前或后置、复句倒装，以及独立成分灵活穿插等多种多样的英语表达方式。

——摘自《老舍文学语言的土与洋》

上述两段文字，按照现今比较文学理论的标准来划分，前一段属比较文学，后一段恐怕只能叫文学比较了。但二者在我的现代文学研究总系统

中，却是不可分割的彼此补充的两个子系统。从此以后，这就成了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治学方法——泛比较主义。

我认为：要多层次、全方位地了解每一个中国的现当代作家，既不能离开不同语种、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的比较，也不能离开同一语种、同一国别、同一民族的文学之间的比较。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多层次、全方位地认识我的研究对象。因此，我要比较文学，也要文学比较。只有双管齐下，比翼双飞，才能达到我的目标。二龙戏珠，才能把珠戏得更美。我的泛比较主义治学法，是从实际研究工作的需要出发，在十年实际研究工作中形成的；不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定义出发，按照预先设定的内涵与外延去划定自己的研究范围的。

我认为：囿于一隅，守定一派的治学方法，是作茧自缚，是作法自毙。

我认为：自优生学观之，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杂交，均必衍生出集众长于一身的新品种。学术研究领域的杂交，包括治学方法的杂交，其结果亦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十多年间，我发表了数十篇用比较法写成的文学论著。其中有纯粹的比较文学研究，例如：关于李渔莎士比亚喜剧的平行比较研究，关于莎士比亚与中国戏曲的平行比较研究，也有纯粹的文学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从〈三国〉〈聊斋〉汲取营养——周立波的短篇小说艺术》。更多的是包容古今中外比较（我在《世界比较文学与民族比较文学》里称之为坐标比较法）的泛比较文学研究，例如关于田汉研究的系列论文，关于老舍研究的系列论文等。

泛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学科里，也许算不得正宗，但至少可以成为其中的流派之一。我敢说，如果不固守比较文学理论的某些门户之见，而从文学研究的宏观着眼，那么，这种治学方法的实用价值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承认，这种治学方法也将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乐于采用。

从事泛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坐标比较法。所谓“坐标比较法”，或曰“古今中外比较法”，就是泛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具体化。举凡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不同语种、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纵横比较，以及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同一语种、同一国别、同一民族文学之间的纵横比较，均

包罗于其中。

我所提出的坐标比较法，不是先有理论构想后有实际研究，也不是为了与美国的平行学派相抗衡而预先杜撰出这样一个似乎有意抗衡的名称；而是先有实际研究后有理论概括的结果。坐标比较法，以及基于这一治学方法所得研究成果之命名为泛比较文学，都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事十年实际文学研究之后，经过多年理性反思而提炼出来的。总之，不是开渠引水，而是水到渠成，是文学研究的具体任务把我导向了坐标比较法和泛比较文学。

我把坐标比较法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确定选题之后，纵横捭阖，使我得以全方位，多层次地揭示我的研究对象。但这并不等于坐标比较法只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我认为：无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还是外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若希望全方位、多层面地揭示他的研究对象，都不妨操起此法一试。

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泛比较文学，是同语种、同民族、同国别，或异语种、异民族、异国别的文学之古今比较，历时性比较，纵向比较；具体说，就是将现代作品中的各种文学因素同它们的古代神话原型作比较，是“人话”与神话之间的影响研究，寻找古今双方之间的联系与异同。读读现代美国神话原型批评家费德莱尔、维恩尼、考林斯、科恩诸人的文章，人们就会相信这个论断。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美国文论界流行的神话原型批评与平行比较研究相结合，去研究某一美国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岂不就会得到一种纵横交叉的坐标比较研究成果？

关于拉丁美洲著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果我们想对他有一个全方位、多层面认识，就必然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他接受了哪些同时代外国作家的影响？二、他的作品中（《百年孤独》）哪些情节、意象与哪些原始宗教神话、基督教神话有联系？要搞清这两个问题；就得从事历时性和共时性纵横交叉的比较研究。横向研究的结果，就会发现他对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等现代英、美、奥作家的广泛借鉴；纵向研究的结果，就会发现他经常从原始鬼灵崇拜和希腊神话中寻找象征性意象。

坐标比较法对文学研究之必需，不在于从方法上标新立异，为方法之出新而找方法；乃在于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全方位、多层面地认识作家艺术的源流关系。每一个伟大作家，都生活在一个时空交叉点上；他不可能不接受前辈作家的影响并影响后辈作家，他不可能不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并影响外国作家。这种艺术源流上的时空交叉，决定了伟大作家处于纵轴（古今）与横轴（中外）交叉的核心，决定了坐标研究法是全面深入认知作家的唯一方法。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芳贺彻教授和台湾淡江大学原文学院院长朱立民教授主张少谈点比较文学的理论，多从事一些比较文学的实际研究。我极赞成此说。因为预先构想出来的种种理论框架和定义，拿到实际研究中去不一定行得通，或者半通半不通。不过在经过长期、广泛的实际研究之后再来总结一种理论框架，也许还算实事求是之举吧！以此就教于芳贺彻先生和朱立民先生，未知以为然否。

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上，新教的出现曾被旧教视为异端，但旧教终究无法取消新教在基督世界所占据的一席之地。在当今比较文学领域里，基于坐标比较法的泛比较文学是否也是异端？

原载 1994 年第 1 期《理论与创作》

附录

乐黛云致马焯荣

——关于《泛比较文学与坐标比较法》的通信

焯荣兄：

接10月30日信，大稿“谈泛比较文学”将在明年第一期通讯刊出。你和铁夫议定继续出丛书事，十分完善。我完全同意。我们这边也组织了一套《跨学科研究丛书》，内有“文学与宗教一本”（只出二十万字以内），由季羨林先生高足钱文忠主笔，我挂名而已。你那本大著（按：指拙著《中西宗教与文学》——马注），部头太大，否则收入此丛书也很好。

你不当副主编，我看是件好事。目前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埋头著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南北与西东。”倒是希望你和铁夫多出些书，等下次在湖南开第四届年会时，能拿出一批成果，在学术上超过贵州（按：1989年5月在贵阳召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铁夫是否已成行？请代问候。

祝好！

黛云 11.12. (1989年)

世界比较文学与民族比较文学

一、世界比较文学

现代英美文坛最负盛名的文艺批评家艾略特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堆彼此无关的文学作品的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艾略特看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一个秩序，一个系统”，因为有“一种共同的遗产和共同的事业把一些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来了。^①如果说，新批评派的文本主义是从微观角度审视文学，那么艾略特的世界文学系统说就是从宏观角度来审视文学了。我以为，世界文学系统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不妨把世界文学设想为一张网。各时代的各民族文学的传统影响构成经线，同时代的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好比纬线；那么古今中外的每一个作家，都是这张巨网上的一个小小的网眼。作为网眼的每一个作家，都处在经纬交错，彼此影响的巨网上，不管你承认与否，你的既定位置，决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基于上述文学观念，我们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文学批评观念——世界比较文学。既然世界文学的系统是由各民族文学的传统影响和相互影响这两大基因结构而成，那么，为了探索世界文学这一系统客体的内部结构的隐秘，理出其中各民族文学相互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从而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我们就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应的世界比较文学学科，来担负这一任务。

作为文学学的一个分支，比较文学的问世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先后崛起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苏联学派。总的来看，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在发展前进着。但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因此有人大呼“危机”。比较文学要从“危机”中找到生机，照我看，首先是各家各派要放弃门户之见，要从宏观的视角去考察这一学科的性质，即树立起“世界比较文学”的观念。法国学派的实证主义影响研究也好，美国学派的审美和跨学科的平行研究也好，苏联学派的类型学研究也好，如果不是偏执一端，而是博采众长，那么，我们就不难